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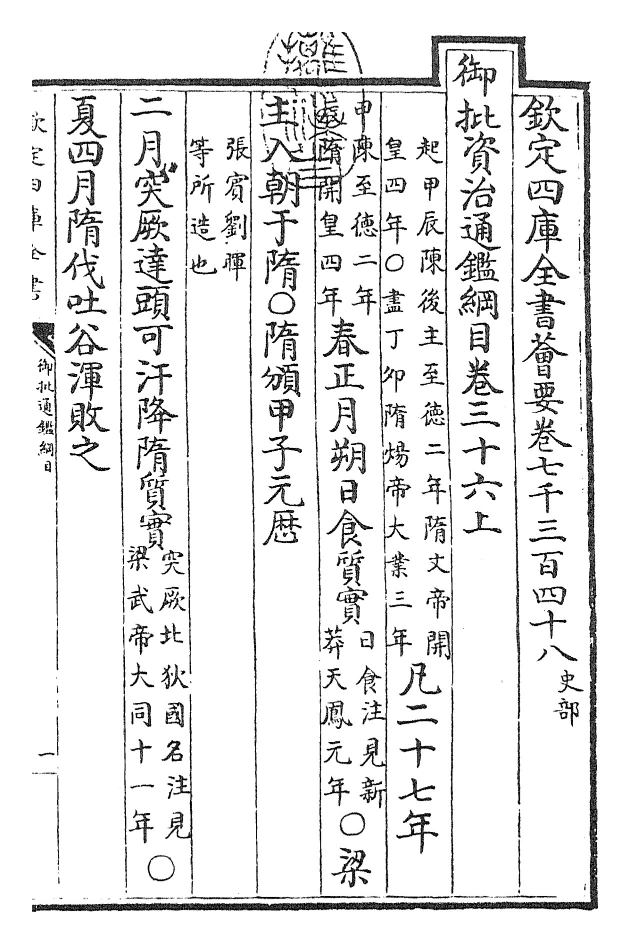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三十六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六上

起甲辰陳後主至德二年隋文帝開皇四年〇盡丁卯隋煬帝大業三年凡二十七年

甲辰至德二年

陳隋開皇四年春正月朔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〇梁主入朝于隋〇隋頒甲子元歷

張賓劉暉等所造也

二月突厥達頭可汗降隋質實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〇

夏四月隋伐吐谷渾敗之

隋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吐谷渾克之隋主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命子幹勒民為堡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且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隋主從之

質實　吐谷渾西域國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寇掠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烽堠注見齊高帝建元四年

五月陳以江總為僕射〇六月隋作廣通渠

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詔宇文愷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

質實　渭水注見漢高帝五年大興城注同上十年萬年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

文取達意而止原不貴乎繁縟自六朝競尚瑰麗漸失古質遺風遂致文人俳達成習行不顧言愈趨愈下隋李諤上言可謂

十四年關內道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

秋八月陳將軍夏侯苗叛降于隋隋主弗納

陳將軍夏侯苗請降於隋隋主以通和不納

九月隋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録

隋主不喜辭華故有是詔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詔付所司治罪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以儒素為古拙以詞賦為君子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而州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不加

切中時弊

牧蠹工輕薄之藝者舉送天朝請加釆察送臺推劾又言士大夫矜代干進無復廉耻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詔以其奏頒示四方集覽牧蠹牧釆取也蠹記録也質實泗州注見唐昭宗景福二年李誘趙郡人魏之三祖平文帝廟號太祖昭成帝廟號高祖太武帝廟號世祖

隋與突厥和親

突厥沙鉢畧可汗數為隋所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隋更封以為大義公主沙鉢畧遣使致書自稱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沙鉢畧可汗隋主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畧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為沙鉢畧婦翁今日視沙鉢畧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安復省沙鉢畧也于是遣僕射虞慶則往使沙鉢畧陳兵坐見慶則稱疾不能起長孫晟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

陳構三閣將以居處娛樂勢必

但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畧笑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于首既而大慚與羣下聚哭慶則要以稱臣沙鉢畧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畧曰得為大隋天子奴虔僕射之力也贈馬千匹以從妹妻之集覽要以稱臣要伊堯反勒也文穎曰要劫也質實可汗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冬十一月隋遣使如陳

隋主遣薛道衡等如陳戒之曰當識朕意勿以言辭相折質實薛道衡河東汾陰人

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

陳主起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檀為之金玉珠翠為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

軒砲引敵若果高數十丈則凌風插雲烏能卓立乎

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花卉上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散騎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釆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畧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性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顔色又有猒魅之術置淫祠宮中聚女巫鼓舞百司啟奏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由是宦官近習内外連結宗戚縱横貨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于是大臣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陳主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群臣有諫者輙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陳主于東宮聡敏强記明閑吏職大被親幸又薦所善沈客卿陽惠朗徐

晳暨慧景等有吏能陳主皆擢用之容卿有口辯頗知典故惠朗慧景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闗市之稅歲入數十倍陳主大悅益以文慶為知人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白陳主曰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集覽厭魅厭益涉反廣雅云厭鎮也行符厭俗之謂魅是已暨慧景暨姓也音居乙反慧景其名珥貂蟬注見質實齊髙帝建元二年解體注見漢桓帝延熹二年一統志云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名俱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俱陳後主所建後主自居臨春張麗華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並靚粧臨檻若飛仙有女學士袁大捨獻春樂詞以諷之潮道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東宮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元年

書法　閣未有書者此其書何非常也于是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沈檀為之故書終綱目書起閣一而已

發明　亡國之事非一而奢侈淫泆為多江左自蕭梁之敗境土日蹙大非晉宋之比今陳氏以蕞爾一隅之地外當強敵兢兢自保猶懼弗免而況叔寶以淫侈趣之哉書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觀其名而考其寔則奢慾亡國之事具矣能無入井之及乎

乙巳　陳至德三年　隋開皇五年　春正月朔日食○隋頒五禮

禮部尚書牛弘所修也

質實　五禮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一年

夏五月隋初置義倉貌閱戶口作輸籍法

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以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胡氏曰賑饑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于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攜幼數百里以就龠合之廪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劭農之法輔以捄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饑也庶有瘳乎○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隱于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熲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以推校請為輸籍法隋主從之自是奸無所容矣

集覽 無狀

狀牒也又陳也謂無陳訴凶飢之文狀龠合之廩龠合並量名也龠容千二百黍兩龠為合十合為升古者給人以食取之于倉廩故因稱廩結廩食劭農漢成帝詔先帝劭農蘇林注劭音翹晉灼曰時名反勸勉也顏師古曰晉説是貌閱東漢江革傳每歳時縣當案比注云案驗以比之猶今言貌閱也遠配配流刑隸也容隱不寛者配流于遠地

正誤

一有凶飢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云云今按無狀當連有司為句謂無狀之有司也有司不良之尤甚者不可形容指言故曰無狀下對良有司而言

質寶 長孫平洛陽人大功注見漢桓帝熹平五年

書法 書置義倉予良法也故書初綱目書義倉一而已〇此後世義倉之始

梁主歸殂太子琮立

歸孝慈儉約境內安之

秋八月突厥可汗遣子入朝于隋

突厥阿波可汗寖强諸胡皆附號西突厥沙鉢畧既為達頭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于隋請將部落度漠南隋主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結以衣食賜之車服鼔吹沙鉢畧因擊西突厥破之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沙鉢畧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屈膝稽顙求為藩附遣其子庫合真入朝自是歲時貢獻不絶

集覽 漠南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沙漠磧注見唐玄宗開元三年沙磧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鼓吹注見晉武帝太康三年 質實 契丹北狄國名

陳主殺其中書通事舍人傅縡

縡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陳主收縡下獄縡于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屍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書上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陳主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縡言及之

集覽縡音再或音宰

質實傅縡靈州人高麗外夷國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

書法 斥書主何惡淫虐也綱目于刑殺必斥書主者五君焉（宋子業齊寶卷北齊高洋高緯陳叔寶）皆淫虐之主也舍是刑殺無專斥主者矣

發明 殺諫臣者必亡國傳緯負才使氣雖失之激然其所言則皆陳主之寔既不能從反欲使緯改過而赦之夫過在陳主所當改也彼又何過之有故特書陳主殺其中書通事舍人以惡之下書殺大市令章華亦然

隋復置江陵總管

梁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公安不克而還隋主徵梁主叔父吳王岑入朝拜大將軍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

質實 公安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江陵郡名注同上十三年

隋築長城

隋主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綿歷七百里四年又發十五萬縁邊築數十城以遏胡冦

質實 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靈武郡名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二年綏州注見秦王政三年上郡

丙午 陳至德四年隋開皇六年○梁後主琮廣運元年

春正月党項羌請降于隋

集覽 党項羌西羌别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舂桑北鄰吐渾有地三千餘里

○隋頒歷于突厥

書法 頒歷外夷始此

○二月隋制刺史上佐每歲入朝考課○秋閏八月隋殺其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劉昉

初士彥討尉遲迥破之代為相州刺史忻與隋主少相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皆忌之以遣去官昉亦被疎遠俱懷怨望忻欲使士彥于蒲州起兵已為内應士彥之甥裴厦通預其謀而告之隋主隱其事以士彥為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隋主因其朝謁執而詰之遂皆伏誅隋主素服臨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物以為戒

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蒲州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晉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三家謂梁士彥宇文忻劉昉之家

書法 三人怨望有異心則罪也曷為不書誅咎隋主也佐命功臣而以善兵加忌或免之或疎

之則隋主亦少負矣故于是特書殺

發明 梁士彥華反狀明白何不書其謀反伏誅隋主篡竊助寘責國與之至于士彥身為總管將大兵以擊尉遲迥忻設詭謀以射覩戰之人遂能破迥以成篡事若三人者可謂篡國之忠臣佐命之元功矣時移事改浸被疏斥素懷傾險之志遂起非望之謀在他人誅之則死有餘罪若隋主則未免有負于中況又出于忌克之心者乎此綱目所以書殺而不去其官者不予隋主之誅也其旨嚴矣

冬十月隋以楊尚希為禮部尚書

隋主每日臨朝日昃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煩

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周大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注見魏也隋主善之而不能從

恭帝

元年

隋以秦王俊為山南行臺尚書令○陳以江總為尚書令○吐谷渾太子訶請降于隋隋主弗納

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于隋邊吏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被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復懼誅謀帥部落萬五千户降隋遣使請兵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欲歸朕朕惟教嵬王為臣子

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嵬王訶乃止　集覽　嵬王訶訶少子之名封為嵬王嵬五灰反

發明　隋主以詐得國獨于叛人不納此一節為得體觀其告諭吐谷渾之語可謂義理明白詞旨忠厚真帝王之盛節使隋主每事若此庸可非哉書以予之宜矣

丁未　陳禎明元年隋開皇七年○是歲梁亡凡二國

春正月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二月隋開揚州山陽瀆　揚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山陽縣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

○突厥沙鉢畧可汗死弟莫何可汗處羅侯立

初沙鉢畧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沙鉢畧死雍虞閭遣使迎之處羅侯曰自木杆

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豈可反屈于卑幼乎且亾父之命何可廢也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為葉護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為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以問長孫晟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高熲亦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集覽 葉護突厥大臣之官也葉失涉反 木杆前可汗之號杆於胡反史炤釋文音居案反阿波可汗之號也名大邏便背誕左傳昭元年楚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杜預注背命放誕也

質實 可汗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夏五月朔日食

書法陳自得國至亾三十三年由己卯及今二十九年而書日食二十六己卯年辛巳年二壬午年癸未年甲申年二乙酉年丙戌年丁亥年二戊子年庚寅年辛卯年壬辰年二甲午年乙未年二丙申年丁酉年庚子年癸卯年甲辰年乙巳年是年天戒至矣自古日食之數未有甚于此時者也

○秋九月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為莒公考異據陳太建九年書周封髙緯為温公則此條以當作封考證以當作廢

隋徵梁主入朝梁主帥其群臣二百餘人發江陵隋主遣武鄉公崔弘度将兵戍江陵梁主叔父安平王

巖弟瓛等恐弘度襲之遣使請降于陳九月陳荆州刺史陳慧紀引兵至江陵巖等驅文武男女一萬口奔陳隋主聞之廢梁國遣高頻安集遺民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莒公集覽瓛胡官反武鄉縣名注見晉元帝太興四年安平縣名注見漢後主景耀三年荆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莒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年

書法於是蕭巖蕭瓛驅萬口奔陳隋主聞之遂廢梁國不書書滅梁何誅意也甞罷江陵總管矣戚旂小犯亦豈不可訓責而復置馬既而徵其主入朝又使崔弘度將兵戍之隋主之意可知矣雖微巖瓛之舉其能免乎直書滅梁隋志也

冬十一月隋主如馮翊祠故社質實馮翊郡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

是行也李德林以疾不從敕書追之與議伐陳之計及還隋主馬上舉鞭南指曰待平陳之日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以東無及公者

陳臨平湖開

初隋主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牒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陳侵掠如故故隋伐之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主荅書末云想彼統内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于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

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于是信州總管楊素吴州總管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勱等爭獻平江南之策虢州刺史崔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若賊以精兵赴援上流則下流諸將即可擇便横度如其擁衆自衛則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為基州刺史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怒謂高熲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于江曰彼若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艦起樓五層高百餘尺置六拍竿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其次黄龍平乘舴艋大小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言陳有三可滅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于我有

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效隋主勞而遣之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賣于佛寺為奴以厭之

集覽臨平湖開注見晉安帝元興二年陳謀陳軍中之謀也謀今之細作拯之集韻曰舊說拯無切語音烝之上聲引易拯馬壯吉陸德明釋云拯救之拯馬融曰舉也伏曼容云濟也王肅云拔也子夏作抍抍取也

質實班師書大禹謨篇班師振旅註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或謂出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于有苗之國而振旅于京師也宇宙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猶豫注見秦孝文王元年信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巴東吳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光州注見晉武帝太始二年弋陽號州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華武昌縣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益信襄荆基郢六州名益注見晉武帝太始八年襄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基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

郢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九江潯陽記云九江皆在荊州謂烏江蜯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廩江提江菌江蔡九峯以為九江者洞庭之别名今沅水漸水无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一云浙江揚江松江吳江楚江湘江荊江漢江南江未知孰是姑録以備考焉五湖謂太湖射陽湖洞庭湖丹陽湖宮亭湖按張勃吳録曰五湖者太湖之别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故以五湖名之此説良是三吳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百越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永安縣名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黄龍滕王閣序舸艦迷津青雀黄龍之軸註青雀黄龍乃大船之别名天子所駕御者也

書法 書湖開何記異也故吳臨平湖開而吳亾陳臨平湖開而陳滅陳主不知修省自責為奴則何益哉

發明孫皓丙申之歲臨平湖開綱目特書于冊至庚子歲而吳亡今陳以丁未之歲臨湖又開至巳酉歲而陳滅然則二國之亡乃天數當然非皓叔寶之罪也嗚呼曷不反而求之古乎夫桑穀生朝大戊以興飛雉鳴鼎高宗復古古人遇災而懼責躬修德故能反妖致祥豈以天數已定而遂置人事于不問之域乎向使叔寶因湖開之變痛自警飭擢用人才改紀其政嚴戢邊備慄慄危懼若禍至之無日則亦未至遽爾滅亡夫何淫恣不已乃自責于佛寺以厭之天道果可以文欺哉綱目書此正所以著其不知恐懼之意耳不然自湖開之後陳主見之修省者果何如耶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自古豈有不可回之天意哉

陳主殺其大市令章華

吳興章華好學能文以無閑閑除大市令欝欝不得志上書極諫畧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寵惑于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于姑蘇矣陳主大怒斬之胡氏曰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垂亾而不諫然有可否之義焉章華忠矣然位非公卿官非諫諍危言劘上以蹈斧鉞而其本心乃以見擯于時欝欝不得志而發也則雖死于直言又安得繼洩冶之後乎

集覽閑閑注見漢武帝征和四年劘上 楊子劘虎牙注劘音磨杜甫詩氣劘屈賈壘注劘莫婆反削也前漢賈山傳自下劘上注劘音靡洩冶春秋傳靈公通其大夫御叔妻夏姬洩冶諫而被殺洩息列反事在宣九年

正誤危言劘上今按劘當音磨厲也孟康曰謂剴切之也楊子法言論茅焦諫秦始皇雖辯劘虎牙矣亦音磨

質實吳興郡名注見宋明帝太始二年七廟注見楚義帝元年疆埸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麋鹿復遊于姑蘇左傳哀元年吳王夫差伐越越王句踐使大夫種行成于吳吳將許之伍員諫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吾忌麋鹿復遊于姑蘇矣一統志云姑蘇臺名在蘇州府城西四十里姑蘇山上吳王闔閭就山起臺三年聚財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下有百花洲在焉

戊申陳禎明二年隋開皇八年春三月隋下詔伐陳

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谿壑之欲刼奪閭閻驅逼內外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孼物怪人妖背德違言搖蕩疆埸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陳主二十惡寫詔三十萬紙遍諭江外質實閭閻注見唐昭

宗天復二年吳越二國名吳注見漢獻帝建興三年越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

書法高熲督諸軍書侵辛丑年此書伐何叔寶無道也

夏五月陳主廢其太子胤立子深為太子

胤性聰明好文學然頗有過失詹事袁憲切諫不聽時沈后無寵陳主疑其母子怨望惡之張孔二妃日夜構成其短孔範之徒又于外助之陳主欲立張貴妃子始安王深為嗣尚書蔡徵順旨稱賛袁憲厲色折之陳主卒廢胤為吳興王而立深為太子深亦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陳主聞袁憲嘗諫胤即日用憲為僕射陳主遇沈后素薄張貴妃專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身居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唯尋閱圖史及釋典為事數上書諫諍陳主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亾不果

質實

詹事官名注見唐高祖武德七年始安郡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桂林

冬十月隋以晉王廣為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帥師伐陳

隋置淮南行省于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陳主遣王琬許善心聘于隋隋人留之遂有事于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旌旗舟楫横亘數千里以高熲為元帥長史王韶為司馬軍事皆取決焉熲謂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

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以周羅㬋督諸軍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乃夜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將軍劉仁恩帥甲騎擊昕敗之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遂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陳之鎮戍相繼以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陳江中無一鬬船上流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陳主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為用乃以施文慶代外文配以精

兵二千欲令西上文慶深以為喜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沈客卿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于袁憲曰京口釆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施文慶恐無兵從己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己得專權白陳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奏請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復適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復以貨動江總使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敵軍豈能飛渡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敵若渡江定作太尉公矣陳主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集覽 任蠻奴 任忠小字曰蠻奴 金翅戰船名

質實 壽春縣名注見秦王政六年許善心

髙陽北新人清河縣名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六合縣名注見陳宣帝太建五年襄陽縣名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廬州注見漢景帝五年廬江廣陵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一統志云郭璞聞喜人博學髙才工詞賦時有郭公者精卜筮璞從之遊得青囊中書由是洞知五行卜筮之術占驗甚多撰洞林新林卜韻爾雅註數十篇又註三蒼方言山海經楚詞詩賦數十萬言避地過江晉元帝重之以為著作佐郎巫峽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漢口漢水之口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周羅睺潯陽人三峽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流頭灘未詳處所唯荆州府夷陵州三峽中有虎頭鹿角狼尾三灘最為艱險或疑流頭灘即虎頭灘未知是否智者察馬青龍大船之別號銜枚注見秦二世二年湘州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長沙晉熙郡名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京口郡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采石山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

七年從容注見漢後主延熙元年

突厥莫何可汗死兄子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立○吐谷渾裨王木彌降隋

吐谷渾裨王拓跋木彌請以千餘家降隋隋主曰渾賊惛狂妻子懷怖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

集覽裨王拓跋木彌裨音皮偏也拓拔虜複姓也木彌其名

己酉隋高祖文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主叔寶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于瀆内陳人覘之以為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幙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而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横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告變陳主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為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既而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于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于是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父老來謁者晝夜不絶于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晉王廣遣總管杜彦與韓擒虎合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

相繼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内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言于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栅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欻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出金帛充賞使魯廣達陳于

白土岡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勒陳待之陳主通于蕭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煙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擒蕭摩訶而禮之任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金兩縢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當就上流進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出部分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遂帥數騎迎降于石子岡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唯袁憲在殿中陳主謂曰我從來遇卿不勝餘人今但追愧耳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宫人十餘出景陽殿將自投于井憲苦諫不

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
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
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
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
伯魚侍側軍士叩閤而入深安坐勞之軍士咸致敬
馬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
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
衆曰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遂就擒
弼燒門入聞擒虎已得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
股慄向弼再拜既而弼恥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詢挺
刃而出欲令叔寶
作降箋歸已不果　集覽　景從景讀與影同一決決與
訣通要法也為官勒石燕然
言我當為官家攻逐隋軍如漢和帝時竇憲擊北匈
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也官注見宋明帝泰始
元年燕然注見漢武帝征和三年相詢詢　正誤　請作
與詬通音許候反說文謑詬耻也又詈也　一決

今按陳主云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故孔範請作一決謂一戰以決勝負也質實

橫江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魯廣達郡人忠達之弟白下城名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姑孰郡名注見晉明帝太寧元年鍾山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杜彥雲中人新林浦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年建康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怏怏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臺城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淮水名注同上年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一統志云白土岡在應天府東其土色白隋賀若弼屯兵蔣山之白土岡擒陳將蕭摩訶即此石子岡在應天府南一十五里吳志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景陽殿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劉宋元嘉中所建井即景陽井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一名胭脂井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投其中以避隋兵後人名為辱井樂遊苑在應天府北七里覆舟山

南劉宋元嘉中禊飲賦詩于此顔延之為序

書法 亡國之君其辭五死之上也執虜次之以歸次之獲次之降為下此其書獲何非降非執窺井得之則獲而已矣然則曷為先書滅陳無抗者則已滅矣滅不繫其獲也賀若之謀擒虎之勇俱為有功二將並書一先一後綱目有以斷此訟矣終綱目亡國之君書獲三劉聰齊緯陳叔寶

發明 晉之平吳綱目書張悌迎戰死之是猶有人拒戰猶有人死敵也隋氏伐陳自去冬興師距今數月間未聞陳有一人抗禦迎敵觀綱目所書弼擒虎進軍滅陳易于拉朽如入無人之境則陳人坐取滅亡無足恤者夫有國之事莫重于邊報之急而陳人付之不問方且上下相蒙談王氣夸天塹儼然泰山之安兵既入城乃投于井觀叔寶所謂吾自有計者不過如此雖欲不亡奚可得

乎自古亡國多矣未有如叔寶之謬者臣故備而論之○金履祥曰孟子言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孟子以前未有不仁而得天下之事若羿寒浞本身即已誅滅孟子以後固多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矣不但一再傳失之然子孫誅滅殆無遺類不止于猶不得而已孟子之言未嘗不驗也

晉王廣入建康誅陳都督施文慶等五人

高熲先入建康晉王廣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熲尋入建康以施文慶諂佞沈客卿聚斂與陽慧朗徐哲暨慧景皆為民害斬之以謝三吳使高熲與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一無所取聞者賢之以賀若弼違令先期收以屬吏帝驛召之且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別詔褒美開府王

頒僧辯之子也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于廣廣以聞而赦之

集覽 妲己殷紂之正妃皇甫謐曰有蘇氏之女美好辯辭嬖倖于紂索隱曰按國語有鍾氏之女妲字己姓也妲音當割反

質實 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世説武王伐紂紂既斬頭懸于太白之旂王復令軍士斬紂妃妲己及臨刑一笑百媚軍士釋然太公以帛蒙其面而斬之三吳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裴矩河東人王頒太原祁縣人一統志云陳高祖陵在應天府東二十五里地名陵里陵曰萬安

書法 文慶書誅罪之也罪之則曷為具官若曰身為都督而不能一戰云爾至書孔範等則削其官矣故陳臣惟施文慶書都督惟周羅睺書都督

發明 施文慶沈容卿未論其他止以隋兵渡江一事觀之二人相與蒙蔽坐致陳亾其罪固不

容于死況又平時迷國誤朝者乎廣能誅之以謝三吳可謂得吊民伐罪之意者宜乎綱目亦書而予之也

以許善心為散騎常侍

帝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衰服號哭于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敕書唁焉明日就館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改服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于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

集覽 唁焉唁魚戰反弔生也公羊傳弔亡國曰唁

質實 衰服注見晉武帝泰始十年

陳水軍都督周羅睺降

初羅睺守江夏秦王俊不得進踰月陳南康内史呂
忠肅據巫峽鏊巖綴鐵鏁横截上流以遏隋船竭其
私財以充軍用楊素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争
隋兵死者五千餘人旣而隋師屢捷忠肅棄栅而遁
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艦遂
大破之于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及建康平諸城
皆解甲羅睺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
降上江皆平王世積在蘄口移書告諭江南諸郡皆
降

集覽 荆門注見唐高祖武德三年 散然散上聲閑散也白居易詩閑散讀作平聲

正誤 放兵散今按散字句絶然字屬下句散去聲謂縱放兵士散去也

質實 江夏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 武昌南康郡名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巫峽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 巴陵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年 大臨三日臨哭也 一統志云蘄口蘄河之口在黄州府蘄州北發源大浮山西流入赤東湖

遣使廵撫陳地州郡○二月置鄉正里長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令令鄉正治民為害最甚上竟用威議

乃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將軍宇文述拔吴東揚州執其刺史蕭巖蕭瓛以歸殺之

陳吴州刺史蕭瓛能得物情陳亡吴人推瓛為主右衛大將軍宇文述等討之破其柵執瓛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與瓛皆送長安斬之質實吴州注見漢後主建興三年吴國東揚州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一統志云會稽古地名本秦山陰縣地漢晋以後因之陳析置會稽縣隋以山陰縣省入唐

復置山隂縣屬越州宋會稽與山隂二縣並治郭下元仍其舊本朝曰之改屬紹興府長安縣名注見漢

惠帝

五年

書法　蕭巖蕭瓛何驅民以奔陳者也于是巖既降隋矣歸而殺之逞忿也然則吳東揚州曷為不書陳陳既亾也陳既亾則不書陳吳東揚州可矣不可書陳刺史乎隋之殺之逞忿而已怒在巖瓛而不在于陳刺史也有天下而讐一夫隋主之度于是為不弘矣綱目不書陳使若自殺其刺史者所以志隋主之褊也

陳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長沙敗死

楊素之下荆門也遣龎暉將兵畧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僚

吏酒酣嘆曰君臣之義盡于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遂興侯正理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寔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于龐暉暉入叔慎伏甲執之以狥并其衆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舉兵助之隋刺史薛胄將兵適至擊之叔慎遣陳正理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慎居業送秦王俊斬之

集覽助防遂興侯正理正理為助防之官封遂興侯青門三輔黄圖云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其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蓋隋都長安故正理曰青門之外有死不能

正誤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按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青門外陳正理謂陳國既亾若使我降隋至長安如邵平居于

青門之外有死而已不能往也後魏時宇文泰殺柔然可汗于青門外則知周隋之時猶名為青門也

質實　一統志云長沙古地名本秦湘縣地為長沙郡治所漢改曰臨湘隋改曰長沙五代漢析置龍喜縣宋罷龍喜置常豐縣開寶中廢常豐入焉元仍其舊本朝曰之為長沙府治所仍屬焉岳陽郡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遂興東漢縣名晉屬廬陵郡隋省入太和縣今龍泉江口金城即其地故城在吉安府萬安縣西北一十五里衡陽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武州本漢武陵郡臨沅縣東漢為武陵郡治晉因之梁置武州陳屬武陵郡隋初因之後改武陵縣屬朗州大業中改屬武陵郡唐屬朗州宋初屬鼎州後屬常德府元屬常德路

國朝為常德府治所仍屬焉

書法　吳東揚州不書陳陳亡也此其復書何叔慎之心未嘗無陳也陳亡而有復讐之志者叔

慎一人而已故綱目于其始拒隋也書起兵其斬之也書死予義也是故韓雖亡矣張良有復讐之志則書韓張良（秦始皇二十九年）梁雖亡矣王琳有復讐之志則書梁王琳（陳武帝永定二年）陳雖亡矣叔慎有復讐之志則書陳叔慎（是年）皆予其義也

陳馮魂以嶺南降陳地悉平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為主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璒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洸洸擊斬徐璒嶺南皆定表魂為儀同三司冊洗氏為宋康郡夫人衡州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

一百縣四百詔夷建康城邑宮室更以石頭城置蔣州集覽洸古黄反璒得滕反瓌古回反質實高涼郡注見宋文帝元嘉八年韋洸杜陵人孝寬從子豫章郡名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衡州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任瓌合肥人石頭城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蔣州注同上興平二年

夏四月晉王廣班師俘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于前使納言宣詔勞之內史令宣詔責以羣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魯廣達追傷本朝淪覆得疾不療憤慨而卒帝給賜叔寶甚厚叔寶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既而以陳氏子弟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為

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進楊素爵為越公賀若弼宋公弼與韓擒虎爭功于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鋭卒擒其驍将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将俱為上勲于是進擒虎上柱國高熲爵齊公從容命熲與弼論平陳事熲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初上嘗使熲問方畧于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敕或説熲曰今歸功德林諸将必當憤惋而公亦為虚行矣熲入言之乃止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後突厥來朝帝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因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龐晃等短高熲帝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熲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集

覽門觀觀去聲廣越州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
陽門上觀闕質實年宋州名注見漢後主延熙
十八年蔣山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鍾山金陵郡名
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齊州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濟
南從容注見漢後主延熙元年
俘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俘馘

書法　書滅國多矣未有書俘者書俘何賤獲者
也終綱目滅國書俘二陳叔寶王世充等

復故陳境十年餘州一年

書法　滅國弔民善政也嘗書魏復益州半租五年
矣漢後主炎興元年于是再見終綱目滅國
書復其民二未
有厚于此者也

○按陳孔範等於邉裔

晋王廣之戮陳五佞也未知孔範王瑳王儀沈瓘之罪故得免至是始暴其惡投之邉裔以謝吴越之人瑳忌刻貪鄙儀傾巧側媚瓘險酷邪諂故同罪焉

集覽陳五佞陳之五佞謂施文慶沈客卿陽慧朗徐哲暨慧景投之邉裔投棄也即詩巷伯篇投畀有北之義邉遠外之名裔衣裾之末故四裔謂之四裔

質實傾巧側媚注見新莽天鳯三年

發明五佞既誅而範等漏網今既知其罪矣乃止投于邉裔書之于册譏失刑也

以陳江總袁憲等為開府儀同三司

以江總袁憲蕭摩訶任忠為開府儀同三司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又以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擢拜主爵侍郎謂群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禄兼當重寄不能横屍狥國乃

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亾無節可紀得免于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羅睺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伐陳之役以陳降將羊翔為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羊翔之下羅睺曰昔嘗謂公天下節士今日之言非所望也擒虎有愧色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于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于此矣至是名為上儀同三司

集覽弘演納肝春秋狄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遂殺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而還哭盡哀而止曰臣請為僕乃自出其肝内公之肝馬僕音豹韻會注引唐制新到官府併上者謂之僕增韻注吏官連直也猶今當僕

使者歲一周天天官書注物理論云歲行一次謂之歲星十二歲而星一周天

質實　鄄漢二州名鄄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漢注見漢成帝鴻嘉三年韋鼎杜陵人委質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書法　孔江皆狎客也皆亾陳者也一刑一賞謂之何哉綱目比而書之得失見矣

發明　江總狎客甚非袁憲忠正之比而乃與之並命則非其倫矣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詔除毀兵仗

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

質實　戎旅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

書法　秦書銷兵器（始皇二十六年）譏私也于是復書除毀兵仗秦隋一轍矣是後又書收天下

兵器開皇十五年書禁民間軍器煬帝大業五年至於鐵叉搭鉤之類皆禁之隋文又甚矣

殺樂安公元諧質實樂安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二年

諧性豪俠有氣調好排詆不能取媚左右與王誼善誼誅或告諧謀反案驗伏誅集覽氣調去聲氣概風調也

書法或告諧反不書書殺綱目有以斷斯獄矣

閏月以蘇威為僕射楊素為納言○秋七月群臣請封禪不許

書法漢世祖末年群臣請封禪不許不書光武建武三十年此何以書卒不封禪也與六年不

許而十一年詔議封禪禮者異矣唐太宗貞觀十一年

發明諛佞成風已非一日是歲甫平陳國瘡痍未瘳而群臣已請封禪舉朝豈無一人正議要亦從風而靡隋文不許此亦盛德之事直筆書之所以予其君而貶其臣也

○八月以王雄為司空

左衛大將軍王雄貴寵特盛寬容下士朝野傾屬帝陰忌之以雄為司空寔奪之權雄乃杜門不通賓客

冬十二月詔定雅樂

帝踐祚之初柱國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為宮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祗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八十

四調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與邳公世子蘇䕫議累黍定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䕫一朝可定帝素不說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耻不逮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之或欲令各造樂而擇其善者妥又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宫不假餘律上恱從之時又有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上召問之寶常曰此亾國之音也上不恱寶常請以水尺為律上從之寶常造諸樂器其聲率下譯調二律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蘇䕫尤忌之䕫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寶常樂竟寢不行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上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内等十四調賔祭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至是牛弘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修緝以備雅

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請悉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及虞世基參定

集覽 十二律 律書索隱注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為呂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是也周景王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七聲注見梁武帝天監元年琵琶本胡中馬上樂推手前曰琵卻手後曰琶因以為名十二均均樂器制長七尺繫之以絲以均鍾音帝貽曰十二律均布節氣故有六律六均五夏二舞登歌群書考索曰隋音樂志皇帝入出奏皇夏群官入出奏肆夏舉酒上壽奏需夏迎送鬼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咸夏宴享殿上奏登歌并文舞武舞合為八曲案文舞者執羽籥武舞者執干戚登歌注詳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房內考索曰隋文帝龍潛時頗好音樂嘗因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天高地厚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為房內曲命

女人教習並登歌上壽並用之質實雅樂注見齊武帝永明九年龜玆西域國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邳州名注見漢高帝六年下邳蘇蘷京兆人威之子黄鍾律名注見齊和帝中興二年姚察武康人僧坦之子虞世基會稽人

以辛公義為岷州刺史

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旣愈乃名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决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决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

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集覽 露坐不設幃帳而坐也

質實 岷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臨洮辛公義狄道人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

書法 書公義何嘉良吏也自漢書第五倫廉范之後蜀漢書裴潛張嶷元魏書王慧龍以循良稱者無幾人隋文罷郡為州書公義書劉曠開皇十一年書令狐熙開皇十五年良吏始班班矣

庚戌 十年春二月以李德林為湖州刺史

德林恃才好勝同列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數與蘇威異議高熲常助威帝多從之帝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高阿那肱店店人訴本高氏强奪民田所為威因奏德林誣罔自入帝益惡之

虞慶則等奉使關東還奏鄉正專理詞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帝令廢之德林曰兹事臣本以為不可然始置即停朝成暮毁非帝王設法之義自今群臣于律令輙欲改張願陛下即以軍法從事不然紛紜不已帝怒大詬曰爾欲以我為王莽邪先是德林稱父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黃門侍郎陳茂言德林父寔終于校書帝甚銜之至是面數不徙級謂資級其罪出為湖州刺史遷懷州卒

集覽 仍舊高阿那肱北齊丞相姓高名阿那肱

質實 湖州注見宋明帝太始二年吳興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以柳莊為饒州刺史

質實 饒州注見梁武帝太清元年鄱陽

給事黃門侍郎柳莊有識度博學善詞令明習典故雅達政事帝及高熲蘇威皆重之與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譖而出之

殺楚州參軍李君才於殿內

帝性猜忌不說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捶人揮楚不甚即命斬之高熲柳彧等諫曰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地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帝不懌乃令殿內去杖後李君才言帝寵高熲過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因復置杖未幾怒甚又于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不從尋悔宣慰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集覽】揮楚楚猶箠也箠以竹楚以荊

【正誤】揮楚不甚撾楚猶杖也通鑑本文云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命斬之胡三省註問事者行杖之人以揮楚不甚重而斬之也

【質實】楚州注見晉武帝大明三年山陽

書法殺未有書地者書殿内何譏非地也隋主暴急殺人殿廷屢矣不悉書書殿内舉重也

發明周官司刺掌三刺之法自羣臣羣吏至于萬民皆訊之加以三宥三赦而後致辟其不輕于行法如此況刑人于市與衆棄之烏有一怒之頃遂殺人于殿廷之間哉隋文以察為明任情殺戮雖有高熲馮基之徒固諫力諍亦復不從綱目書殺参軍李君才于殿内則君才無可誅之罪殿内非刑人之所其惡皆不言自見矣

夏五月詔軍人悉屬州縣

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今可悉屬州縣其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仍罷緣邊新置軍府

六月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秋七月以楊素為内史令○冬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平之

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復作五教使民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于是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懀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執縣令殺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耶詔遣楊素討之素將濟江使麥鐵杖戴束槀夜浮渡江覘賊還而復往為賊所擒遣兵三十人防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者盡殺之而歸素大竒之奏授儀同三司素帥舟師自楊子津入擊賊玄懀敗走追擒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周

亘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子總管來護兒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于水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嘆厚賜其家素追智慧克溫州智慧走保閩越上以素久于外令馳傳入朝素以餘賊未殄復請行泛海奄至泉州賊帥王國慶自以海路艱阻不設備棄州走餘黨皆散素分兵追捕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餘黨悉降江南大定素用兵多權畧馭衆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或

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從素行者微功必録至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胡氏曰代讐討逆誅暴解紛兵之大用也讐未復逆未降暴未誅紛未解則有不得已而殺人者殺敵而已未聞先殺吾人而使之致力于殺人也特三令五申以警懼之而已楊素部曲皆練習精銳而所當者又非强敵乃殘忍如此而後成功猶稱名將不亦異乎

集覽 去儈儈烏外反儂音農吳語謂我曰儂子總管總管官名正義曰子者人之嘉稱子總管舉其官而稱子然閩越注見漢惠帝三年

正誤 子總管今按子總管猶言小總管裨將也見後四十三卷子將註

質實 越州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蘇州注見漢獻帝建興三年麥鐵杖保昌人楊子津未詳處所唯揚州府儀真縣南有楊子

江經通泰二州入于海昔魏文帝嘗至廣陵觀兵臨江見波濤洶湧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江心水謂之南泠水陸羽能辨之或疑即此淅江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來護兒江都人此韓信破趙之策事在漢王邦三年溫州注見漢惠帝三年東甌泉州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

番禺夷反遣給事郎裴矩討平之以馮盎為高州刺史冼氏為譙國夫人考異討當作擊

番禺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洸中流矢卒詔以其副慕容三藏檢校軍事又詔裴矩巡撫嶺南矩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擊斬仲宣遣別將至南海高涼冼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救廣州逗遛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獄更遣孫盎會三藏等合擊仲宣仲宣衆潰冼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

引彀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署為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遂定上以矩為民部侍郎拜盎高州刺史贈馮寶譙國公冊洗氏為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行事赦暄逗遛之罪番州總管趙訥貪虐俚獠亡叛夫人上封事論之上遣推訥竟致于法敕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稱使者歷十餘州所至皆降上嘉之賜臨振縣為湯沐邑

集覽 番禺注見漢高帝十一年介馬介甲也彀騎彀居侯反引滿善射者索隱曰彀騎張弓之騎也俚獠俚音里南夷種名也獠魯皓反又音爪西南夷謂之獠湯沐邑注見漢高帝十二年

質實 廣州注見秦始皇二十三年南海慕容三藏燕人給宗之子裴矩聞喜人佗之孫南海郡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逗遛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馮盎良德縣人始祖業自北燕浮海奔宋居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為羅州刺史融子寶

為高涼太守盎寶之孫也蒼梧郡名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高州注見宋文帝元嘉八年譙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番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臨振縣隋初所置屬臨振郡唐省入振州故址在瓊州府城南一百一十里崖州境內

書法 洗氏于是三見綱目矣綱目書婦人封爵十二皆譏也詳漢高后丁巳年惟洗氏為予辭

辛亥 十一年春二月吐谷渾可汗夸呂死子世伏立

夸呂聞陳亡大懼遁逃保險遣使入貢尋卒

書法 吐谷渾書卒久矣復書死何于是天下一統中國有主矣故復書死綱目內外之辨謹矣哉

以劉曠為莒州刺史

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熲薦之故有是命 質實 莒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年平鄉縣名注見漢靈帝熹平元年癭陶

是月晦日食○秋八月殺滕王瓚

初帝微時與瓚不協帝為周相瓚恐為家禍陰欲圖帝其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亦與獨孤后不平帝命出之瓚不可至是從幸栗園遇鴆暴卒 質實 滕縣名注見唐懿宗咸通九年順陽縣名注見晉惠帝永興二年栗園未詳處所鴆注見漢惠帝八年

壬子 十二年秋七月蘇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除名

何妥與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與妥議樂復不同議者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大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所屈邪遂奏威與盧愷薛道衡王弘李同和等共為朋黨帝大怒威免官爵以開府就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得罪者百餘人自周以來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等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為人所誤耳命復通籍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答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如此又為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郎茂以為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嘗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

集覽 不相能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席間函丈記曲禮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謂講問之客也函猶

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飲食之容則布席于牖前又丈王世子曰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注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二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甄别甄吉延反明也察也别彼列反鑒别也通籍注見漢宣帝地節二年五品不遜書舜典文蔡氏傳曰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不相應領謂不答所問

質實

盧愷范陽人柔之子一統志云衛國縣名本古之觀國漢為畔觀縣屬東郡東漢更名衛國縣晉屬頓丘郡隋末改觀城縣屬武陽郡唐屬澶州貞觀中省大歷中復置宋省入濮陽尋復置開德府金屬開州元屬濮州本朝因之屬東昌府

是月晦日食○八月制諸州死刑悉移大理奏裁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踳駁罪同論異故有是命

集覽 踳駁孝經序注踳尺允反駁比角反正義曰踳亦駁也駁乖錯也罪同論異論平聲議法也記王制曰凡制五刑必即天論注論音倫

書法 書美恤刑也漢景五年詔獄疑者讞之然非疑者不讞也于是制死罪悉移大理奏裁庶乎不輕殺人者其後復詔三奏然後行刑則益加審矣 開皇十六年

冬十月新義公韓擒虎卒質實 新義疑是縣名未詳沿革姑闕之 ○十二月以楊素為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

楊素性疎辯高下在心唯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以下蔑如也其才藝風調優于熲至于

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則不如頲遠矣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為宰相及素為僕射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毀之何也弼曰熲是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日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

集覽 低回孔子世家太史公適魯低回留之不能去索隱注低或作祇敬也言祇敬遲回不能去之一本作祇迴義亦通楚辭九歌東君篇心低回兮顧懷注低一作佪

質實 昌言釋名云昌盛也顯也

詔免河北河東功調減田租

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于廊廡于是更辟左藏院以受之上乃詔曰寧積于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遣使均田

時天下戸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　集覽三河謂河東河南河北三道也

癸丑　十三年春二月作仁壽宮

詔楊素營仁壽宮于岐州之北素奏宇文愷封德彞為土木監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以土石因而築之死者以萬數　質實一統志云仁壽宮在鳳翔府麟

遊縣西五里乃隋文帝所建其後唐太宗修以避暑更名九成宮高宗又更名萬年宮後復舊名岐州注見周顯王八年宇文愷朔方人封德彝名倫觀州蓨人

禁藏讖緯質實讖緯注見齊武帝永明三年

書法書禁讖緯之學有之矣未書禁藏也此其書禁藏何讖也光武宣布圖讖則讖之禁藏也何讖馬以隋為有留天下之私故讖也終綱目書圖讖五而書禁者四詳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惟隋為讖辭

○秋七月晦日食○詔議明堂制度

帝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木樣帝命有司度地立之而諸儒議久不決乃罷之集

覽度地度謀也本作命有司矩度安業里地質實明堂注見漢武帝建元元年

書法書議何不果立也終綱目書議明堂制度二是年唐高宗總章二年皆不果立者也

突厥突利可汗請婚許之

帝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敘陳亡以自寄帝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公主遂扇惑都藍可汗頗為邊患帝遣將軍長孫晟使突厥因發公主私事廢之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帝使矩謂之曰能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遂譖公主于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故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尚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

必受其徵發彊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前嘗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以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為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

集覽雍虞閭都藍可汗名玷厥達頭可汗名

質實尚公主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

甲寅 十四年夏四月行新樂

協律郎祖孝孫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牛弘使孝孫參定雅樂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宮之法由是著明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帝猶記何妥之言不聽于是弘等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乃禁民間所造繁聲萬寶常聞新樂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

實常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為

集覽 京房漢元成時人何妥之言在九年

質實 協律郎事物紀原云漢武置協律都尉以李延年始為之晉改為校尉後魏曰協律郎蓋漢武以延年善新聲故特為置協律郎今曰之一統志云陽山本秦長沙郡南境之地名漢為桂陽縣屬桂陽郡吳屬始興郡劉宋屬廣興郡齊復屬始興梁分置陽山郡治桂陽隋廢郡置連州大業初改熙平郡唐為連州天寶初改連山郡乾元初復為連州元置連州路隸湖南道大德中降路為州隸英德路本朝初省尋復置隸廣州府京房注見梁武帝天監十八年雅樂注見齊武帝永明九年

六月始給公卿以下職田

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以為官司出舉興生煩擾百姓敗損風

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于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生與民爭利 集覽 生出舉興生出錢以舉人興利而生息漢書食貨志取倍稱之息顏師古曰稱去聲舉也今俗所謂舉錢 質實 蘇孝慈扶風人

秋七月以蘇威為納言 質實 納言官名注見漢靈帝光和元年

○詔直太史劉孝孫等定歷已而罷之

初張賓歷既行劉孝孫及劉焯並言其失賓方有寵劉暉附之斥罷孝孫等後賓卒孝孫復上其事詔直太史累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子弟輿櫬詣闕下伏哭執法拘而奏之帝以問何妥妥言其善使與張胄玄校賓歷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奏日食二十有五皆無驗而胄玄所刻妙中孝孫驗

亦過半于是上引孝孫胄玄等親勞之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歷帝不懌又罷之孝孫尋卒

質實

劉孝孫彭城人劉焯信都人輿槪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張胄玄渤海人

關中旱饑八月帝如洛陽

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肉者期年至是帥民就食于洛陽敕斥候不得驅廹男女叅廁于仗衛之間遇扶老携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

集覽 敕斥候敕誡也斥候注見漢武帝元光元年又注見唐德宗貞元三年

質實

關中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冬閏十月詔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官給器物

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絶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叔寶侍宴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熲至日見啓在牀下猶未開封誠可笑也

集覽 何如思安時事何不以作詩功夫思量治安當時之事務

質實 京口郡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

書法 書官給器物何予隋也雖予之也亦傷之也綱目書曰官給則三族之不能自給可知矣歷叙三族而不及宇文氏非以盡滅其族乎綱目言外之意深矣

發明 自南北分裂諸國鼎峙至隋始能一之今隋祖念其宗祀廢絶命高仁英等以時修祭亦可少彷繼絶之意矣然聖人所謂繼絶世者必以興滅國為先如齊梁陳等國固不可使之復興若

封以一邑俾食數十里之賦則不必官給器物自可修其世祀為悠久計此又隋文之所未及者雖然齊梁陳既祀矣彼宇文氏自介公殞踣之後竟無所聞使隋文能廣作賓王家之意封植其後亦何不可之有夫世祀一也能念齊梁陳而不能念周是何處心不弘如此嗚呼且彼獨不聞牧野之事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殷之後於宋夫武王翦商未幾即與黃帝堯舜夏后氏並封其後今隋主得國于周乃反殄絕其祀何哉然則綱目書詔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而不及宇文氏其忌刻少恩之意又自見于書法之間矣可勝嘆哉

齊州刺史盧賁有罪除名

貢坐民饑閑糶除名皇太子為言貢有佐命功不可棄帝曰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此輩行詐顧命于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自為難信非我棄之衆人見此謂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貢遂廢卒于家胡氏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隋文固險黠忮忍而其本心則未嘗泯已方其圖集大利以權數相傾則攘臂褰裳爭先相附者為能及夫所欲既得而反思可否則潔身顧義不預危事者為是此蘇威所以蒙殊常之顧而譯貢廢死劉昉極刑也亦可為傾覆輕薄厭常為新者之深鑒矣

集覽 大漸顏師古曰漸進也謂其疾大進篤惟危殆險黠險詖也言行險詖不正也黠下入反桀黠也忮忍忮音寘狠也一曰慎忮強害也漢書酷吏傳周陽由與汲黯俱為忮漢書音義曰堅忮也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注安于殘忍也史記楚世家商臣忍人也服虔

曰言忍齊州注見漢景
爲不義質實帝三年齊南

散騎侍郎王劭上皇隋靈感志

帝好機祥小數劭前後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歌謡讖緯捃摭佛書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涉旬而罷帝益喜賞賜優洽

集覽 機祥史記歷書機祥廢而不統如淳曰呂氏春秋云荆人鬼而越人機今之巫祝禱祠滛祀之流也晉灼曰機音珠璣之璣顧野王曰機祥吉凶之先見也服虔曰求福也採歌謡讖緯採采取之也爾雅謡途歌也韓詩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謡讖緯注見齊武帝永明三年捃摭注見五代漢隱帝乾祐三年質實朝集使注見陳宣帝太建十三年

書法 世祖宣布圖讖則書讖之于是上令宣示天下則不書何也綱目責備賢者隋文不學何足深譏獨王劭獻佞無耻綱目所甚惡也不書宣示所以專罪劭也

發明 去年之春方禁讖緯今乃宣示符瑞于天下是何先後矛盾如此蓋隋之得國初無功德及民徒以相表奇異而已既得天下欲私之以為已有而猶慮人心之不服也故前日之禁讖緯正恐天下之人知吾國祚之修短而今日之宣符瑞則欲使天下之人知已之當為天子有非人力所能致者所為雖殊而所以私天下之意則一其實皆欲杜絕當時非望之心為吾子孫千萬世不失之計耳君子推見至隠故于前書其禁讖緯于後書其志靈感然後隋文之心術舉不逃于直筆之間矣嗚呼隋文之聾瞽斯世者如此孰謂不再傳而遂滅乎

乙卯十五年春正月帝東廵祀天于泰山質實泰山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以歲旱謝愆咎也禮如南郊

書法未有書祀天者書祀天非郊也歲旱謝咎故特書之

二月收天下兵器

發明秦晉隋平一天下之後或銷兵器或撤武備然皆不再傳而滅漢唐兩朝未嘗行此反乃載祀數百然則慮患貽謀之道殆不在此綱目前書詔除毀兵仗此書收天下兵器亦足以知隋氏之弱其民矣他日蝟盜群起又豈兵器不收之咎乎

○三月還宮○仁壽宮成以封德彝為內史舍人

仁壽宮成章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楊素悉焚除之帝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慮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名素入對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賚甚厚素負貴恃才多所淩侮唯貴重德彝引與論議屢薦于帝擢為內史舍人

集覽章之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臣民皆以為僥倖故曰章蓋章其恩沛之及也

質實仁壽宮注見開皇十三年

書法凡上書事下書官官其事也于是楊素薦才不書書宮成誅意也素之薦帝之擢以宮成而已矣是故上書仁壽宮成下書以封德彝為內史舍人則知其為賞宮成之功是年上書廣運潭

成下書加韋堅左散騎常侍則知其為賞潭成之功唐玄宗天寶元年

發明德㬋之為小人蓋不待于其晚節而于此已見之矣上書仁壽宮成下書以德㬋為內史舍人則此宮雖非德㬋所造而所以成此宮者德㬋也是以書法如此故曰德㬋之為小人不待于其晚節而于此已見之矣

夏六月鑿底柱質實底柱山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焚相州所貢綾文布於朝堂質實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都

書法綱目書禁罷貢獻十四詳漢文帝三年書獻而却者四莫勇於焚之之舉矣

○秋七月納言蘇威免尋復其位質實納言官名注見漢靈帝光和元

年尋夏旲日不久也

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群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説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冬十月以韋世康為荆州總管

世康和静謙恕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弟子曰禄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荆州時天下唯有四總管并揚益荆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為之質實

韋世康杜陵人晉秦蜀三王謂晉王廣秦王俊蜀王秀

十二月敕盜邉糧升以上皆斬

書法書譏峻法也先是法盜一錢以上皆棄市不書遍罷也書此則邊糧之法竟行矣隋法之嚴如此及五季唐書詔盜不計贓並行極法漢書制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死尚何怪哉

發明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盜固非一端其間輕重高下隨其所犯則有之矣未聞以升糧而斬人者也周武帝以盜疋帛隱頃地以上皆死君子猶深譏之況又不及此者乎帝王好生之德似不如此綱目大書于冊則隋氏之嚴刑酷法不減于亡秦矣宜其皆一傳而滅也

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賜汴州刺史令狐熙帛三百匹質實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熙考績為天下之最賜帛頒告天下

丙辰 十六年夏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秋八月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

發明 書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可謂不輕于用法矣然一怒之頃殺人于殿庭如恐不及則奏亦何待至三觀者自可察矣

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質實 光化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鄭

書法 自馮跋始以女妻柔然者屢矣不書畧之也惟魏以公主嫁突厥之子則書之此其書何譏也堂堂中國為天下君而以公主妻外裔以是為辱也故自是至唐公主外嫁悉書之

丁巳 十七年春二月遣太平公史萬歲討南寧羌平之考

異 討當作擊

初梁睿之克王謙也外蕃皆附唯南寧州酋帥爨震不服睿上疏乞曰平蜀之衆畧定之帝未之許至是乃以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川過諸葛亮紀功碑度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隋德萬歲請將其酋長爨翫入朝翫賂萬歲萬歲捨之

集覽 爨華陽國志曰昌寧大姓也南蠻有兩爨一曰東爨烏蠻一曰西爨白蠻西爨之先為晉南寧郡守因中國亂遂王蠻中故曰南寧西爨西洱河括地志云在南詔國中按大宋重修廣韻洱音耳水出罷谷山

質實 太平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一統志云南寧州本漢益州郡地晉置南寧州梁因之唐改西寧州貞觀中改梨州唐末為些麼徒蠻所據號步雄部後屬

爨蠻改寧部元初置寧部萬户後改寧海府至元中改寧州屬臨安路本朝因之隸臨安府蜻蛉川未詳處所諸葛亮紀功碑在雲南府宜良縣南小石嶺唐廣德初鳳伽異築拓東城故有諸葛亮石刻大曰碑即仆蠻為漢奴夷畏撍常以石搘梧今廢西洱河在大理府城東即古之葉榆河也一名彌海又名西洱海源自鄧川合點蒼山之十八川而匯于此形如人耳周三百餘里中有羅筌濃禾赤崖三島及四洲九曲之勝下流合樣備江濃禾島形如几案故又名玉案山渠濫川在雲南府昆陽州東南五里東北流入滇池

桂州亂遣軍討平之以令狐熙為總管

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遣周法尚討斬之上以夷越數反以令狐熙為桂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承制補

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脇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于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寄治于總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學校華夷感化焉集覽今按注見唐昭宗天復元年州縣生梗梗謂榛梗猶言荆棘也謂州與縣先皆荒蕪正誤州縣生梗今按生謂不馴熟梗謂梗塞不通猶梗化之梗質實桂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桂林

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

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故有是詔于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幹能守法為懦弱又以盜賊繁多令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懔懔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

不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乃為停之又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帝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掌固來曠告綽濫免徒因推驗無寔帝怒命斬之綽入固爭帝拂衣入閤綽詐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能制馭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因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解會獨孤后在坐命賜綽酒及二金盃曠因免死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綽固諫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帝以為厭蠱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寧殺臣不可殺亶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乃釋之帝以綽誠直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冑俱名平恕然冑原情而綽守法帝晩節用法益峻元會衣劒有不齊者御史不劾殺之諫議大

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帝既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鴻臚少卿陳延有隙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衆僕於氊上摴蒱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摴蒱者皆杖殺之搒延幾死帝遣親衛大都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郡牧得隱匿馬二萬餘疋帝大怒將斬太僕卿以下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柰何以畜產之故殺千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匄千餘人命帝感悟皆減死論擢通爲右武候將軍集覽劫執事劫持也謂威驅勢劫也執事謂主執其事者而爲我而猶言爾汝也下而不而屬並同掌固官名大理寺屬官厭蠱注見陳宣帝太建四年元會謂元旦日朝會時鴻臚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摴蒱博局戲名博物志云摴蒱戲老子入吳作今人擲之爲戲又注見晉明帝太寧三年蒱博之具屈突代北複姓也屈九勿反分扶問反自分以死也

質實 棄市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懍懍危懼貌趙綽河東人屋突通長安人

書法 書律外譏也唐世簿尉不免箠楚則自此始矣

發明 昔鄭昌上疏宣帝有曰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無所弄故法有畫一律戒貳端古人所以垂之象魏布之邦國者皆是物也民且若此況屬官乎夫所謂屬官者乃周書之所謂謹簡乃僚而六典之大事則從其長者也品秩雖有崇卑要為比肩事主杖之已為不可矧又律外決之乎且所謂律外者抑不知為杖凡幾何哉若律止三十則出于律外者增之至百可也又增至于千亦可也蓋律有明文正所以為之限制今既聽于律外則任情而行不復以律為拘矣隋文此意惟恐法之不嚴故明示其旨使之自為嚴酷以稱吾馭下之急耳先王忠厚之意殆不若是是豈官有常

刑國有常憲之理哉綱目書此其曰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則隋文操切之惡固自不言可知而當時之為屬官尚可不知愧恥而安于其位乎

上柱國劉昶子居士有罪伏誅

昶與帝有舊帝甚親之其子居士任俠不遵法度數有罪帝每原之居士轉驕恣取公卿子弟雄健者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能不屈者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多所侵奪或告居士謀為不軌帝怒斬之

集覽任俠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　質實不軌注見漢靈帝光和五年

書法罪未有書某子者書昶子何罪失教也特筆書之垂戒之意深矣

發明不直曰劉居士有罪伏誅而必曰柱國劉昶子者父過愛而縱其子子為惡而累其父是

是以文貶之也

夏四月頒新歴

楊素牛弘等復薦張冑玄歴術帝令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劉暉與冑玄辯析之暉一無所答冑玄通者五十四拜太史令令參定新術至是歴成頒之暉等除名

秋七月桂州亂遣將軍虞慶則討平之

桂州人李世賢反上議討之諸將數人請行帝顧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恐懼請行卒討平之

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

俊幼仁恕喜佛教及為并州總管奢侈好內其妃進毒得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尚誅管蔡況我不及周公安敢虧法乎卒不許

質實 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周公尚誅管蔡注見漢後主建興九年

發明 俊既書有罪免固無可言者隋主妄援周公誅管蔡之事為比夫周公制禮作樂治致太平至使周家之德仁及草木澤被昆蟲刑措不用者帝皆不以為法而獨取其不得已之一節以為口寔可乎且春生秋殺造化不能偏廢然生意常存而不息今不體其生而惟體其殺又從而告諸人曰此天意也是天惟以殺為事耳隋文立論不幸類是臣故曰而及之以告後之君子

以安義公主妻突厥突利可汗考異安義公主提要作義安公主

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帝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令長孫晟說之使帥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乎於是朝貢遂絶亟掠邊鄙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

集覽來逆女逆迎也穀梁傳隱二年逆女親者也注親者自來逆之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親迎恒事也舍之太常舍館之于太常寺六禮注見晉成帝咸康二年都藍可汗之號也名雍虞閭染干突利可汗名亟掠亟去吏反頻數也掠音亮注見唐高祖武德二年

質實可汗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年抄掠

書法宗女也書公主何據漢武帝元封六年以宗室女為公主隋無恥也隋世以嫁女蠻夷為故常綱目以是為不足為之諱也故因其所稱而稱焉安義以宗女書公主義成以宗女書公主

冬欽州刺史甯長真來朝

初散騎侍郎何稠使嶺南及還欽州刺史甯猛力請隨入朝稠以其疾篤遣還而卒帝不懌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矣猛力臨終果誡其子長真葬畢登路至是長真嗣為刺史如言入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于此

質實 一統志云欽州本秦象郡地漢為合浦縣地劉宋置宋壽郡梁兼置安州隋罷郡改安州曰欽州治欽江縣大業初又改州為寧越郡唐復為欽州宋屬廣西路元置欽州路治安遠縣本朝改為州以安遠縣省入屬廉州府

書法 甯長真何蠻酋也于是何稠信著外蕃故書志之終隋世書來朝者六自蔡王智積之外皆外蕃也隋世之盛極矣 甯長真蔡王智積啓民再書諸蕃處羅可汗

十二月殺魯公虞慶則

慶則之討桂州也以婦弟趙什住為長史什住通于慶則愛妾恐事泄乃宣言慶則不欲行帝聞之禮賜甚薄慶則還至臨桂嶺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什住入奏事因告慶則謀反按驗坐死拜什住為柱國

質實 魯縣名注見周太祖廣順二年臨桂嶺注見晉成帝咸和四年

書法 於是人告慶則反不書書殺綱目有以斷斯獄矣

發明 上書慶則討平桂州未聞舉賞功之典而乃隨即殺之何哉若以按驗坐死言之則當書罪誅今而曰殺蓋不過因人誣告耳夫大臣受枉若此則細民從可知矣有功者坐罪若此則過誤者又可知矣書殺書爵所以譏之亦所以惡之也

高麗王湯卒

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為拒守之策是歲帝賜湯璽書責之會病卒子元嗣帝使使拜元為遼東王

質實　璽書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吐谷渾弒其可汗世伏

吐谷渾大亂國人弒世伏立其弟伏允為主遣使陳謝且請依俗尚主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書法　外蕃書弒吐谷渾書弒何非純夷也綱目外蕃書弒六詳齊丁丑年皆變例也

戊午　十八年春二月高麗寇遼西遣漢王諒將兵討之考異　討當作擊

考證　討當作伐○謹按唐太宗與侍臣言帝王之業守成難于草創豈不信然隋文帝平

陳幷天下南北七代之運分裂而始合三光五岳之氣否塞而始通可謂建非常之功成非常之業矣曾未十年復事高麗之役且高麗僻在遼海之外不可以中國治治之隋人用兵不利盖始于此人心自是而失天下自是而亂守成之難于此尤可驗也凡例曰用兵于邊外曰伐故當于高麗曰伐之

高麗王元帥靺鞨萬餘人寇遼西營州總管韋冲擊走之帝大怒以漢王諒王世積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高熲爲諒長史集覽靺鞨音末曷北方國本號粟末靺鞨姓大氏其先有舍利乞乞仲象者度遼水附高麗仲象死子祚榮立唐玄宗拜爲渤海王自是去靺鞨號而專稱渤海祚榮死子武藝立號渤海靺鞨括地志云靺鞨古肅慎地質實遼西郡名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營州注見晉武帝太康二年去京北東北萬里東北各抵大海

書法隋伐高麗始此

夏五月禁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者

獨孤后之弟延州刺史陁有婢事猫鬼能使之殺人會后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猫鬼疾也上意陁所為令高熲等雜治之具得其實詔夫婦皆賜死后為之請曰陁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為妾身敢請其命陁弟整亦詣闕求哀于是免陁死詔自今有犯者投四裔集覽猫鬼通鑑釋文曰猫鬼妖邪之鬼也質實延州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四裔注見新莽始建國元年

發明自巫蠱起于漢而後左道之說行於世至于猫鬼野道又其下者耳隋文禁之禁之誠是也然使王道昭明風俗淳一則雖不待禁而自止矣直書于冊其義自見

秋九月罷漢王諒兵

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飢疫總管周羅睺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風船多飄沒九月還師死者什八九高麗王質實一統志云臨渝關在元亦遣使謝罪於是罷兵質實永平府撫寧縣東二十里隋開皇間漢王諒將伐高麗出臨渝關即此一名臨榆關東萊郡名注見漢安帝永初二年平壤城注見煬帝大業八年

冬十二月置行宮十二所

自京師至仁壽宮之道也質實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書法書行宮始此終綱目書置行宮二是年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皆奢欲之主也

南寧夷爨翫反太平公史萬歲以罪除名

爨翫復反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熲及元旻等皆諫曰萬歲雄畧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于是除名

己未 十九年春二月遣楊素等分道伐突厥都藍可汗未至都藍擊突利可汗敗之夏四月突利來奔諸軍遂破都藍及達頭部

突厥突利可汗奏都藍可汗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為元帥高熲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諒節度然諒竟不行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遂入蔚州

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收得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玷厥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紿之曰隋法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近耳突利大懼投城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四月至長安帝大喜厚待之以晟為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高熲使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為前鋒與突厥戰大破之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陳四面拒戰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奔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于是更為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萬直前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集覽】達頭可汗之號名玷厥舉

烽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烽燧達官執室達官究厥大臣之稱也執室其名鹿角通鑑釋文曰鹿角陣名猶春秋魚麗陣耳

質實大同城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朔州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靈武燕棠弘農人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蔚州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靈州注見唐玄宗開元九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趙仲卿天水人

六月殺宜陽公王世積

質實宜陽縣名注見周安王十一年

世積為涼州總管其親信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投世積世積不納孝諧因上變告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貌有惡言世積坐誅以孝諧為上大將軍

集覽涼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上變告注見漢高帝九年

書法

於是或告世積令道人相其貌有惡言則罪也不書而以無罪書殺何隋文忌酷功臣之不殺者鮮矣雖微告者其庸免乎故從梁士彥元諧虞慶則例書殺

秋八月除左僕射高熲名

獨孤后性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沒宮中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扣馬苦諫帝告之故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解還宮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極歡先是后以熲父客甚親禮之至是聞熲謂己為一婦人遂銜之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熲曰有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熲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后知熲不可奪陰欲去之會帝令選東宮衛士入上臺熲奏曰若盡取彊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太子左右何

須壯士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熲子表仁娶太子女故帝以此言防之熲夫人卒后請為之娶帝告之熲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納室非所熲也帝乃止既而愛妾生男帝聞之喜后不說曰陛下尚復信高熲耶始陛下欲為熲娶而熲面欺今其詐已見矣帝由是踈熲代遼之役熲固諫不從及師無功后言于帝曰熲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諒年少專委軍事于熲諒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泣言于后曰兒幸免為高熲所殺帝聞之彌不平及擊突厥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熲欲反帝未之荅熲已破突厥而還矣及王世積誅推覈之際有宫禁中事云于熲得之大驚有司又奏熲與世積交通賀若弼宇文㢸薛冑斛律孝卿柳述等明熲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熲遂坐免以齊公就第帝謂侍臣曰我于高熲勝于兒子自其解落瞑然忘之臣

不可以身要君也頃之頍國令言頍子表仁謂頍曰司馬仲達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馬知非福于是帝大怒囚頍鞫之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頍天下其謂我何于是除名為民頍初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慎之頍由是常恐禍變至是歡然無恨色先是國子祭酒元善言于帝曰楊素麄疎蘇威怯懦可付社稷唯高頍耳帝初然之及頍得罪帝深責之善憂懼而卒

集覽 以頍父客頍乃后父獨孤信之客解落解除其官黜落其朝注之籍要君要音一遥反挾也國令齊國之令也時頍封齊

質實 公故置國令司馬仲達三國時魏丞相司馬懿磧注見唐玄宗開元三年齊郡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司馬仲達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司馬懿字仲達河內人少有奇節博學洽聞漢末兵亂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後受曹操顧命輔政傳至孫炎是為晉武帝

追尊懿為宣帝事在漢後主延熙十二年元善洛陽人麄疎注見漢獻帝建安五年社稷注見新莽天鳳

元年

九月以牛弘為吏部尚書

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任委得人為多

書法

書牛弘何善其職也隋世書以為吏部尚書一人而已矣

冬十月以突厥突利為啓民可汗妻以義成公主處之

朔州

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帝命長孫晟于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晟奏請徙五原以河為固于夏勝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横塹令處其内使得畜牧帝從之又令趙仲卿屯兵二萬為啓民防達頭

集覽 夏勝之間夏本漢朔方郡今朔州是在勝州南勝即今東勝州在雲內州南今俱屬大同路

質實 一統志云大利縣名本秦之雲中縣地漢置沙南縣屬雲中郡後魏時廢隋初為雲州地大業初置大利縣屬定襄郡唐屬雲州遼始析雲中縣地置懷仁縣因阿保機與晉王李克用面會東城取懷想仁人之義故名金陞為雲州元復為懷仁縣屬大同路本朝因之屬大同府五原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夏勝二州名夏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勝隋初所置治榆林縣後改為榆林郡唐改東勝州或為榆林郡遼廢後復置至本朝省之故城在大同府城西

五百里

書法　前書光化公主嫁吐谷渾矣又書安義公主嫁突厥矣于此復書義成公主嫁啓民五年三書中國之辱未有甚于隋世者也

十二月突厥弑其都藍可汗雍虞閭

帝遣楊素韓僧壽史萬歲姚辯分道擊都藍未出塞都藍為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曰今官軍臨境虜主被弑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尉帝從之降者甚衆

書法　突厥未有書弑者此其書弑何進都藍也曷為進之初都藍父沙鉢畧病以子弱遺令立處羅既死都藍迎處羅處羅辭都藍曰叔可反屈于卑幼乎父命不可廢也五六反卒立之處羅又

死都藍乃立若此不可以邊外鄙之矣故
于其見殺也特書弑此綱目之變例也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六上